

阅读陶然

陶然创作研究论集

曹惠民主编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陶然 阅读

陶然创作研究论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曹惠民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9
ISBN 7-303-05533-9

I. 阅… II. 曹… III. 陶然-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B6719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4.75 字数:370千字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20.00元

例 言

一、本书是关于香港著名作家陶然创作的研究论文的结集，选收 1979~1999 年间在海内外报刊和一些论著中发表的有关文字。个别标题有改动。除注明“节录”者外，均保留原貌不作删改。

二、论集分为三辑：第一辑，小说（含小小说）研究；第二辑，散文（含散文诗）研究（以上两辑，大体上以单行本出版之先后分列单元，后列此文体之创作综论）；第三辑，创作综论（含印象记）；最后是附录：创作与活动年表、评论资料目录索引。

三、入选论文均注明初次发表的报刊与时间；论文排列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四、入选论文后附论文作者简介，同一作者有多篇论文入选时，简介不重现。

主 编 简 介

曹惠民

江苏南通人，1946年5月生。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9年毕业，1972年离京回南方故乡任教。1979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许杰、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后到苏州大学执教。1988年起兼治香港、台湾文学研究。1996~1997年应聘赴韩国任客座教授。已在内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诸国发表有关论文60多篇，著有《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1997，中国华侨出版社）、《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1999，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台港澳文学教程》（2000，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及《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1999，编委，高教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编委，武汉大学出版社）、《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定稿人，江苏教育出版社）等合著6种。

现为苏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苏州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曹惠民

走近陶然

——陶然创作研究二十年（1979～1999）

从1973年移居香港、次年开始发表文学创作至今，陶然已在这个他“偶然闯入的房间”里，笔耕达25年之久。自197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追寻》以来，21年间他已出版的作品（单行本）共有20种，几乎“年出一书”：

长篇小说3种：《追寻》（1979年5月）、《与你同行》（1994年7月）、《一样的天空》（1996年6月）；

中篇小说1种：《心潮》（1990年12月）；

中短篇小说集6种：《平安夜》（1985年5月）、《旋转舞台》（1986年4月）、《蜜月》（1988年10月）、《红颜》（1995年11月）、《窥》（1996年3月）、《陶然中短篇小说选》（1997年4月）；

小小说集1种：《表错情》（1990年6月）；

小说散文合集2种：《强者的力量》（1979年6月）、《香港内外》（1982年6月）；

散文集5种：《回音壁》（1985年11月）、《此情可待》（1986年7月）、《月圆今宵》（1989年1月）、《侧影》（1989年11月）、《秋天的约会》（1998年6月）；

散文诗集2种：《夜曲》（1983年1月）、《黄昏电车》（1994年9月）。

正在付印中、即将出版的还有散文集《“一九九七”之夜》

(浙江文艺出版社)、小小小说集《美人关》(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等。

这些作品都在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出版社出版(包括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华侨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桂林漓江出版社等影响很大的出版社),其中《追寻》还曾被新加坡电台改编为十五场粤语广播剧;《心潮》曾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天平》曾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连载,均流播甚广。此外,陶然还有不少书评、文评、随笔、专栏文字散见于香港、星马和内地的很多报刊,尚未结集,加上这20本书,估计创作总字数当超过300万字。在海内外相当广大的区域,陶然有着很多的读者。在内地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中,只要稍稍接触过香港文学的人,大约对陶然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

陶然是一位产量颇丰、享有较高知名度的香港作家。“在当今的香港文坛上,陶然无疑是少数几位一直以高品位的文学创作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①

二

一般说来,一个作家影响的大小,是以这样几个数字为标志的:(1)读者人数的多少,(2)作品印刷量的多少,(3)作品入选“选本”的次数和多少,(4)受评量的多少,以及(5)作品和评论发表的报刊分布面等。以陶然早期的一本小说散文合集《香港内外》为例,据香港评论家梅子在一篇文章中提供的数字,福建人民出版社首版《香港内外》时,“印了将近五万册,向各地发行,而在香港第一批四百册,很快就售罄。”^②这在纯文学处于边缘

① 吴义勤《为了告别的聚会》,《香港笔荟》第7期,1996年3月。

② 梅子《读陶然的〈香港内外〉》,深圳《特区文学》季刊1983年第4期

地位的商业都市香港，恐怕是不多见的。而二十年来，评论家撰写发表的有关陶然创作的评论、书介、作家印象记、学术论文等，长长短短（长者超过两万七千字，短者数百字）至少已有 200 多篇，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细检这些评介文字，大体可以获得这样几点印象：

（1）评论作者素质高，品位高。撰写这些文章的作者有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加拿大的作家评论家，更多的则是内地学者作家，遍布于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武汉、南京、厦门、苏州、无锡、济南、长沙、石家庄、太原、芜湖等地。他们之中，既有资深的文坛前辈，也有当下十分活跃的青年批评家；既有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研究院里的正研、副研，也有出版社、报纸、刊物的编审、编辑，还有大牌的名作家、文学大奖的得主；既有在学术界颇具声望的博士生导师，也有新时期以来，陆续毕业于名校、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新一代学人……他们热情关注陶然的创作，执笔为文，畅论之，析解之，赏读之。这是一批有较高品位、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批评素质的评论者、研究者。

（2）发表陶然评论的报刊，大多级别相当高，影响相当大。内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地的五、六十种不同的报刊都发表过陶然评论。其中包括新加坡发行量很大的《联合早报》和《星洲日报》、澳门的《澳门日报》，香港的、有着全球影响的《香港文学》月刊以及《当代文艺》、《文学世界》、《大拇指》、《纯文学》、《读书人》、《香港笔荟》、《开卷有益》等高素质的纯文学刊物，还有《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明报》、《镜报》、《华侨日报》、《晶报》、《天天日报》、《星岛日报》及其“美加版”、《东方日报》等二十来种报纸的副刊。在内地，则有权威的、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以及北京《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广州《羊城晚报》等大报以及在文学界颇受好评的《作家报》（济南）、《文学报》（上海）等；在刊

物方面，有《当代作家评论》（沈阳）、《诗探索》（北京）、《文学自由谈》（天津）、《小说评论》（西安）、《当代文坛》（成都）这样高水准的专业评论杂志，有《四海》、《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台港文学选刊》（福州）、《华文文学》（汕头）、《特区文学》（深圳）这样在海内外华文文学界有重大独特影响的刊物……

（3）陶然评论与陶然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79年5月陶然在香港出版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追寻》、6月出版小说散文合集《强者的力量》，当年就出现了评论文章。第一篇评文是当时尚被视为青年批评家的梅子发表于同年8月香港《文汇报》“文化之窗”栏内的《以旅游业为背景的长篇——介绍〈追寻〉》。回顾二十年来陶然评论的历程，可以说，陶然每出一书，都引起了评论者的关注，都会有评论发表。其中，受评最多的是《香港内外》、《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窥》、《表错情》等（一部作品可有十几、二十来篇评论）。二十年中，几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评论文章出现，最多的一年有二十几篇。还有的人甚至对陶然进行“追踪式的评论”。这都有力地表明，陶然的作品在总体质量上比较平衡，且都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和一定的新意，如同一座“富矿”，所以才能赢得评论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持久的兴趣。

（4）陶然创作研究已划出了“作品论→作家论→文学史论”的轨迹，研究格局已基本形成。

作品是作为作家的个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乃作家立身之本。对于作家的研究也必得自其作品出发。和一般的作家研究一样，有关陶然的评论最早是从他的单篇作品开始的。陶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追寻》先在香港问世，接着在新加坡被改编，五年后在首都北京首次出了内地版（再六年后又由北京一家出版社重出第三种版本）。无论是在香港（梅子作评），在新加坡（周槃作评），还是在祖国内地（冯牧为内地版作序），《追寻》都得到了充分的肯

定和认真的批评。新加坡华文文坛前辈周粲（异史氏）为《香港内外》、《追寻》撰写了长篇评论。冯牧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特殊地位，为只有一面之交的香港一个青年作家的长篇处女作写“序”，这事情本身就凸显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在“改革开放”之后高度关注香港文学的积极姿态。陶然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香港内外》（1982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早于《追寻》在内地的出版）。此书由文学大师艾青亲笔题签，著名前辈诗人蔡其矫为之作“序”，最早向内地文学爱好者推介了这位香港“新进作家”。冯牧、周粲、蔡其矫、雁翼、邹荻帆、舒婷等关于《追寻》、《香港内外》、《夜曲》、《平安夜》、《回音壁》等陶然最早的一批作品所作的评论（或《序》），以他们在文坛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更以他们切中肯綮、深入细致的批评，形成了陶然评论中第一道强力冲击波，为陶然研究奠定了方向正、起点高的格局。中篇小说《天平》在1984年3~4月间同时发表于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内地深圳的《特区文学》，旋即转载于刚创刊的《台港文学选刊》（福州）。由于题材最早涉及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祖国的大问题，而引起了香港和内地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争鸣。不同意见的交锋，围绕着怎样看待作品的主题、主要人物（如杨竹英）的典型性及所谓港人对“九七”的信心（涉及“移民问题”）等焦点展开。香港《文汇报》、《新晚报》、广州《当代文坛报》、四川《当代文坛》、北京《作品与争鸣》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张汉基、琳宇、明月等人的论辩文章，陶然本人也作了回应，杜元明写了《香港作家陶然的〈天平〉及其争鸣》发表在北京《文艺报》社的《文艺情况》上。由《天平》的争鸣，可窥见陶然作品批评的深入之一斑。随着大量作品评论和一些陶然印象记的发表，对作家陶然创作的整体研究（包括分文类的总论、小说散文合论及较为宏观的陶然创作论）逐渐展开。最早综论陶然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的论文先后出现于1984年和1988年，作者分别是

张默芸、曹惠民。此后，一系列的作家论就接踵出现了。而最有分量、显示了相当理论深度的作家论则是著名中青年批评家王绯发表于1998年的《阅读陶然》。此文长达两万七千字，议论精彩，新见迭出，堪称显示了九十年代陶然研究新水平的标志性论文。对于作家的文学史定位或曰文学史家对于作家历史地位的书写，正是以大量经过时间汰选的作品论、作家论为学术基石的。新时期的香港文学研究从八十年代初起步，到九十年代，撰写香港文学史的条件已渐趋成熟。陶然以他的丰厚创作实绩和不懈的艺术探索，也以他在批评界受到的广泛关注和肯定，理所当然地为自己赢得了香港文学史上的光荣一席。从出现较早的《香港文学概观》（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王剑丛著）到学术水准最为学界肯定的《香港文学史》（刘登翰主编）再到国家文学研究中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权威们主编的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和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总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陈辽、曹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学史论1898~1999》，陶然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的在章节标题上见名）。这表明，学术界已经公认：陶然不仅是香港文学史上不可遗漏的重要作家，也是理应进入整体中华文学史的作家之一。

（5）陶然评论兼顾文品、人品两面；杜绝溢美过誉，有赞有弹，形成了作家与评论家的良性互动。作品既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是作家本人主观世界和人格人品的集中表现、审美结晶。作家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历来是我国文学传统中至高的理想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所谓“文如其人”，都是说的这个意思。评论家对于作家创作的考察不能不兼顾人品、文品两面。在陶然创作的研究中，论者几乎都充分注意到陶然创作的基本取向、基本风格和他的出身、经历、品格、气质之间那种密切的、高度吻合的关系。论者在对陶然创作直面现实、关注小

人物、满含人情味、富于真情实感、不懈进行艺术的探索等方面作了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陶然深具社会良知、充满人道情怀和他的真诚朴质、多情善感、严肃认真。在陶然那里，优美动人的作品与他正直高尚的人品结合得水乳交融。但是，那些正面的褒奖之辞又非过誉的溢美与吹捧，而是实事求是的、讲究分寸的。对于陶然创作中表现出的弱点与不成熟、乃至败笔，论者也能直言相陈。周粲、梅子都是最早向文坛推介陶然的评论家，都对陶然早期的创作十分热情地作过高度评价，同时，他们又都对陶然创作生活面不够开阔，早期某些散文诗的生涩，某些小说时有枝蔓，以及因文害意乃至于遣词造句上的某些语病等不足之处或薄弱环节提出中肯的批评；而陶然也总能善于倾听批评界的声音，他的创作也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批评界的影响，并表现在他下一步的创作之中。评论家真正成了作家的知音与诤友。在评论者和陶然之间，建立起了互相尊重、互相促进、良性互动的健康关系，而这正是当下香港（及台湾）文学研究乃至当代中国文学评论中亟需提倡的风气。

三

二十年来的陶然评论取得了扎实的可观的成绩。从某种角度来说，几代批评家以他们的评论解读，与陶然本人的创作一起，构筑起了陶然的文学天地。这些评论，深入挖掘了陶然创作文本的丰富内涵，也有不少颇为独到新鲜的见解，无论是对于众多读者，还是对于作者本人，乃至对整个创作界、评论界都不乏参考价值。

蔡其矫：陶然最擅长讲述故事、安排情节

陶然的写作是从短篇小说起步的。1974年4月，他的第一篇小说《冬夜》被香港《周末报》发表。这时，他到香港才刚刚半年，之后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里，《强者的力量》、《香港内

外》、《平安夜》、《旋转舞台》、《蜜月》等陆续在香港和内地出版，很快就引来了评论家的关注。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陶然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相当程度地反映了香港的现实面貌”、“关心现实”、“讽刺性强”、“人情味很浓”，^①“以质地而言，可说是篇篇言之有物”，^②“笔下的人物，差不多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③《香港内外》是陶然在内地出的第一本书（1982），陶然为内地读者所知，也是自此书出版开始的。文坛前辈、也是最早鼓励和指引陶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蔡其矫在为《香港内外》写“序”的时候，向读者介绍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涂陶然”这位“香港新进作家”的履历，并肯定他“几年来以写作认真、文字严谨为人称道”。^④蔡其矫是一位有着很高审美鉴赏水准的文学家，他以艺术的敏感，准确地点出了陶然初期作品的出色之处：“他能够在该浓缩的地方就浓缩，在应展开的地方就展开”，“他总是在最接近高潮的地方开始，把人物和事件一下子就放在矛盾的尖端上展开，这种开端（系结）的技巧，具有吸引人的力量。”^⑤在对《一万元》、《一夜成名》、《巨星》、《夜海》等作品作了具体分析之后，蔡其矫归纳说：“陶然的小说最擅长讲述故事，安排情节”，^⑥当然，他接着也肯定了陶然小说中也有几篇“人物写得很不错的”，他还注意到陶然小说（与散文）很善于巧妙地运用“对照比较”的手段，以此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对于陶然的文学语言，蔡其矫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掌握语言的功底甚深，能相当熟练地

① 蔡其矫《陶然的〈香港内外〉》（出处请见本书附录《陶然作品评论资料目录索引》，以下均不注，下同）

② 石君《陶然的笔力》

③ 周槃《小说·散文·散文诗》

④ 蔡其矫《陶然的〈香港内外〉》

⑤ 蔡其矫《陶然的〈香港内外〉》

⑥ 蔡其矫《陶然的〈香港内外〉》

运用生动而又鲜明的语言，这是他作品的极为鲜明的特色”，^①“抒情笔调”、“诗味很浓”、“自有一种气韵”……所有这些赞誉，都表明，起步不早的陶然（发表处女作时 31 岁），其艺术起点却是较高的。

周槃：陶然是一位不可多得优秀作家

杜元明：《一万元》匠心独运显示了艺术才气

新加坡华文文坛前辈作家周槃在新加坡大报《联合早报》上发表的长文，对《香港内外》的分析更为细致，他从作品的取材、构思、结构安排、人物刻划直到文字的运用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既有热情的赞赏，也有相当严峻的批评，却语语入理，句句中肯。他也注意到，“陶然的小说，往往能够一开始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紧紧地吸引住了。”^②对陶然小说的开篇技巧，与蔡其矫可谓所见略同。他还发现，“作者写景的手法也是一流的”，^③对于陶然文字的风格，他认为“有时显得很清淡，但不是淡而寡味，而是淡而有味”。最终，他由衷地告诉读者，“在结束这篇评介文字之前，我想说的是，陶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的作家。”^④对于一位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异地青年作者，这种评价无疑清楚地表现了他奖掖后进的风范。证之以陶然日后的成就，也足以说明周槃有一双透人的慧眼，足以说明他的识人之准。

梅子是在香港文坛上最早评论陶然的评论家，他认为《香港内外》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三个方面：“在架构上善用巧思”、“结尾处留下极富韵味的文字”、“文字有诗的质地。”^⑤梅子在蔡其矫、周槃等肯定陶然“开篇”的技巧之外，又肯定了其“结尾”的

① 蔡其矫《陶然的〈香港内外〉》

② 周槃《小说·散文·散文诗》

③ 周槃《小说·散文·散文诗》

④ 周槃《小说·散文·散文诗》

⑤ 周槃《小说·散文·散文诗》

技术，是有他独到的发现的。梅子并且希望陶然，“一面试验，一面改善”，虽然说的是散文诗，但于陶然而言，这“试验”的勇气与努力，在日后的创作中还真的有了实绩，使他的创作能日新又新，不断超越，真可谓：试验诚可贵，改善价更高。与梅子看法相近，雁枫从“陶然小说背后看到了欧·亨利的影子”，甚至疑心陶然在运用“意识流”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这都见出了雁枫的敏锐。雁枫也认为陶然的小说是“颇为成熟的，起点是高的”，“不论从主题立意，情节安排，结构布局，人物描写还是文字功力上看，（都）不是初学者或那些粗滥小说作者所能比拟的。”^①雁枫这封书信体的评论，文字不长，却颇多独到之见。

对于一个刚开始创作不久的“文学新人”来说，这批最早的评论者相当难得的肯定，为陶然在文学界赢得了最初的声誉，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应得的回应。

陶然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香港的现实生活。这也就使他有可能敏锐地抓住八十年代初牵动香港数百万民心的“九七”问题，成为香港文学界最早写作“九七”题材的先行者之一。他的中篇小说《天平》与刘以鬯的短篇小说《一九九七》，梁锡华的长篇《头上一片云》等，因题材的敏感，很自然地引起了关注，《天平》还引发了争议。张汉基、琳宇、明月、梅子、叶彤、杜元明等都就《天平》发表了看法，乃至北京的《作品与争鸣》也转载了有关讨论文章，介绍了“争鸣”情况。“争鸣”虽然并未争出个结论，但无疑地，这一场“争鸣”扩大了陶然的文学影响，也在实际上显出了陶然小说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产生了正面的效应。

而一些评论家对于陶然另一部短篇小说《一万元》的令人拍案叫好的技巧的赞美，又确认了陶然小说在艺术水准上的品位。杜

^① 雁枫《关于〈香港内外〉的一封信》

元明在《一幕人生的悲喜剧》中，称《一万元》是“陶然的短篇小说杰作”，他从“抓矛盾”、“立悬念”、“埋伏笔”、“造波澜”几方面分析了小说“针脚严密，天衣无缝的构撰”、“美不胜收”，说陶然“匠心独运的布局所显示的艺术才气，决非一味追求情节离奇之辈所可同日而语的。”^①甚至在过了将近十年以后，另一位知名评论家古远清又重作《一万元》的评论，进一步分析它的成功，在于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集中精力写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简慕贞）的性格，对次要人物也能“通过极省俭的笔墨写出其神韵”。^②古远清以一个漂亮而形象的比喻——“在圆桌上溜冰”——为《一万元》所表现出的精湛技巧作了一个定格。时隔十年，《一万元》仍能得到专家的如此激赏，确证了它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减退。

周佩红：凸显陶然小说的“商业文化背景”

艾晓明：《表错情》是表现手法上锐意创新的实验

1984年张默芸提交给全国第二届台港文学研讨会的论文《社会的写真，心灵的记实》，是最早出现的一篇综论陶然创作的有价值的文章。她相当全面地分析了陶然小说的共同特点，一是“熔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于一炉”，二是“结构的短小精悍和形式的多变”；此外，关于《天平》“实是象征小说”、“多侧面多视点的透视人物性格”等见解也颇值得注意。张默芸论文没有停留在单篇作品和单行本的评论上，而是开启了一个相对来说趋于整体考察的角度，在陶然评论中有其贡献，应予肯定。

而稍后出现的周佩红《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心态剖示》一文，不仅由于是发表在北京的《文艺报》（中国作协机关报）而引人注目，更由于她凸显了陶然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以明确的语言挑明，生

① 杜元明《一幕人生的悲喜剧》

② 古远清《在圆桌上溜冰》

活在商业大都市香港的陶然，在小说创作上的“亮点”，一是“商业文化”的“背景”；一是“心态剖示”的切入点，文题本身就令人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显示出了作为评论家的周佩红，其眼光的穿透力。事实正像周佩红所分析的那样：陶然笔下的种种人物，种种故事，斑驳陆离，令人眼花缭乱，但共同之处在于都有这个商业社会、商业文化的同一背景。周佩红还认为：“陶然短篇小说内涵的丰富，正得力于其结构艺术，或者说，是在心灵剖示与它的展开形式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平衡。……往往在事件的近高潮处开端，随即挑出人物的心理契机和内在动因，游刃有余地穿行于人物内心冲突的历程。”^①应该说，这种解析是相当深透、相当准确的。周佩红的这篇论文把陶然小说的评论带入了更深入的层面，显示了已有将近十年历史的陶然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准。

也许是居港日久，对香港生活有了更透入的体认，也许是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陶然不想再重复自己，而生出了超越自我的新期望，也许是为评论界朋友寄予的厚望所激励，陶然小说的明显新变在80~90年代之交，应运出现了。

这种艺术新变是从他尝试一种新的体裁——小小说（或称“微型小说”，“迷你小说”、“一分钟小说”）开始的，标志是他出版于1990年的小小说集《表错情》以及与之相近的《红颜》、《窥》，对此评论界作出了及时的反应。《表错情》的出版引起了他们新的思考，令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周蜜蜜称其为“小说精品”^②，冯伟才认为，把《表错情》放在坊间极短篇作品集中，也是“具有较高文学水平的一本”。^③黄维樑也说《表错情》里的故

① 周佩红《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心态剖示》

② 周蜜蜜《小说精品》

③ 冯伟才《轻描众生相》